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起

丁卯

考異

提要起

有唐哀帝天祐四年

李存勖

是歲

太祖皇帝

朱晃

開平元年

西川

凡

十二年

國

丁卯

四月

後

七年

春

正月

淮南

牙將

張顥

徐溫

建嶺南

凡五鎮

高

春正月

淮南

牙將

張顥

徐溫

徐溫

作亂

楊溥

既得

江西

驕侈

益甚

以故

然殺

判官

周隱

泣或誅

溥怒

出遊

從者

不

知

所

之

非

敢

者耳

因

勳

溥

親

殺

我

邪

對

曰

諸將

不

與

之

同

者

稍

以

法

誅

如梁

受

禪

王

全

忠

自

滄

州

還

衰微

以

絕

人

望

全

忠

然

之

乃

矩至

勞

之

貽

矩

請

以

臣

禮

見

官備

法

駕

詣

大

梁

揚

涉

子

直

官備

法

駕

詣

大

梁

揚

涉

子

直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玺綬與
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爵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
者數日不寧

守光所囚

仁恭驕後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館其
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斂
竟內錢壑山頂令民間用董泥為錢有愛妾羅氏其子守
光隔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
城下仁恭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
却於別室守光

第守奇奔河東
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文蔚
奉冊寶至金洋殿王被袞冕即皇帝位文蔚
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解賀梁主與之宴舉酒
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盛稱助德宜應天賴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
言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
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帝為
百年社稷它日得無減吾族乎梁主不擇而罷奉唐帝為
濟陰王遷于曹州皆守之

為濟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即皇帝位文蔚
奉冊寶至金洋殿王被袞冕即皇帝位文蔚
等升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解賀梁主與之宴舉酒
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慙伏不能對獨
蘇循薛貽矩盛稱助德宜應天賴人梁王復與宗戚飲博
言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
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帝為
百年社稷它日得無減吾族乎梁主不擇而罷奉唐帝為
濟陰王遷于曹州皆守之

注傳哀八兵囚諸樓臺府之以
考異凡例注封其故君則
濟陰王遷于曹州皆守之
考異凡例注封其故君則
濟陰王遷于曹州皆守之
考異凡例注封其故君則

曰廢而不曰奉
此奉字當作發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

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為楚

王○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
府卿敬翔知崇政院

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
相非時奏請皆因以間後梁極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
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有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決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
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示
持疑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以朱友文判

建昌院事

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友文判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

本康氏子也
無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楊屋
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
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
岐王李茂貞

開府

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
契

丹遣使如梁

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契

殷書許降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鼓謀而進存等

張顯徐溫因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

德威為行營都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

使○八月晉敗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德威壁于高河東懷貞遣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

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曰以輕騎抄之

互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九月

蜀王王建稱帝蜀王建議請以蜀王稱帝王建曰以蜀王

十一 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

梟鏡吾生不如死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守光

襲其後遣使請降馬肆覽帝大興元年守光在藩鎮用

梁赦軍士逃亡為盜者有初守光在藩鎮用兵悉號之謂

之隊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盜至是赦其罪聽

執之無不盜賊什七八胡氏曰文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

全忠而加其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非至

不仁者莫忍為也刑易邪苗民爰始注匡其刑墨孔氏曰

以爲故常而無改易邪苗民爰始注匡其刑墨孔氏曰

額混以墨也苦民始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胡致堂曰

然則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

戊辰

晉武成元年天祐五年西川梁開平二年蜀平五年蜀高祖

王建武成元年天祐五年西川梁開平二年蜀平五年蜀高祖

淮南西蜀北漢南唐楚閩吳越荆南諸小國名岐

後梁後唐晉漢周為大國各年號小者朱注國名此年以

亦當用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

昭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

卒又謂克寧曰汝冢嗣也且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

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

使晉王克寧哭何為因將拜賀王悲出軍府事委之

李立克用卒子存勗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

勗立克用卒子存勗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

小一人無故自殘其罪已重矣不何復崇獎以敗風俗蜀

主乃止至是為相多計去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

亂至日王殺之

於歸吾復何求求女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

諸假子各當其妻入說之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勗等謀

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大夫駭召承業送

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此兒臂授公等如外問謀欲負

指但置吾母之先王地勿送大梁自言也亂王以承業告

之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則亂王不作矣承業乃

且曰至親不死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王不作矣承業乃

召李存璋等陰謀曰為兒之備置酒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

晉王流涕數之曰為兒之備置酒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

定奈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梁主晃弒濟陰王追諡曰唐

母子遺仇讎乎遂殺之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州久不下召國節度使劉知俊為招討使用將竭梁官爵斬監押師

乃召真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官爵斬監押師

楊誠真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官爵斬監押師

諡降之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官爵斬監押師

主從死初晉兵且德威上黨重兵在外國入疑之晉王召侯德威

嗣王甚恭復來由是釋然亦不復設備晉王去梁哀退謁

援兵不能東之藩蔽無上黨亦不復設備晉王去梁哀退謁

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且有驕怠之心

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勿主袖
之諸將孰敢不從顯默然可求因并為左右急書一然置袖
中壘同列諸使宅賀眾莫測其創業艱難至可求不晚幸讀之乃
大壘夫人史氏教也宜大要言先王善輔導之難嗣王不晚幸讀之乃
隆演次當立諸將也宜大要言先王善輔導之難嗣王不晚幸讀之乃
色皆演次當立諸將也宜大要言先王善輔導之難嗣王不晚幸讀之乃
都統朱瑾請其義正不取負揚氏善輔導之難嗣王不晚幸讀之乃
未嘗畏懼今日對公遠矣因以事公面折之如無馬衝乃知大副氣
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事公面折之如無馬衝乃知大副氣
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於公遠矣因以事公面折之如無馬衝乃知大副氣
柰何求曰公捨牙兵而於公遠矣因以事公面折之如無馬衝乃知大副氣
公出徐公曰於牙人皆言公欲奪其業已行矣而殺之乃歸公鎮潤州可
畏也顯曰右牙欲之皆非吾意也奪其業已行矣而殺之乃歸公鎮潤州可
一飯之恩况公求欲之皆非吾意也奪其業已行矣而殺之乃歸公鎮潤州可
安於外乎温附温曰苟諸公見初立多事之時乃不求自忘
顯知可求陰附温曰苟諸公見初立多事之時乃不求自忘
主盜執刀臨之可求夜遺盜刺之見初立多事之時乃不求自忘
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温色盜見其求謀之密結初將軍鍾
秦章等北士三殺掠其財以復命温色盜見其求謀之密結初將軍鍾
温謀弒威王温曰然則參用左顧於中堂暴其求謀之密結初將軍鍾
兵顯不可威王温曰然則參用左顧於中堂暴其求謀之密結初將軍鍾
左牙兵也温曰然則參用左顧於中堂暴其求謀之密結初將軍鍾
都指揮使軍府事咸以温為實不知謀從之必不窮治逆黨皆
沈

殺自立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辯訟之辭而次之皆中請
以財賦委支計官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
武節度使劉知俊拒却之○六月梁殺其金吾
將軍王師範夷其族
朱友寧妻泣訴於梁主曰陛下
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
之梁主曰朕幾忘此賊遣使積屍長二無序秋七月楚收
列坐謂使曰朕幾忘此賊遣使積屍長二無序秋七月楚收
酒既行命自勿及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
茶稅以湖南軍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
南馬而歸之以易緡纒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使隆演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越圍蘇州拔東南遣使弘農王
賊帥温韜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守

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饑我僧何力焉冬十月華原
壞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之再用方戰舟
越圍蘇州拔東南遣使弘農王
使隆演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南馬而歸之以易緡纒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戰馬而歸之以易緡纒淮南將吏推揚隆演為節度
越圍蘇州拔東南遣使弘農王
賊帥温韜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守

文敗之 劉守文攻幽州 劉守光求救於晉 晉王遣六五

其父恃天理甚矣 然温君篡國之人也 又何責焉 晉王

今乃揀守光抑守文 人之稱斯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

謂之何哉 其異於朱温所為幾希矣

○二月朔日食 ○梁攻岐 取丹延廊坊四州 ○

淮南徐温自領昇州刺史 徐温以金陵形勝 戰艦所

使知誥為昇州防遏 兼樓船副使 往治之

載二 夏四月 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審知儉約 常

未嘗營葺 寬刑薄賦 吳越擊淮南 兵破之 淮南兵

推洞屋攻城 吳越將孫瑒置輪於竿首 垂緇投錐 以揭之

救者盡露 賊至 張綱以拒之 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

以鏐聲率之 吳越自木通 綱中 拒之 吳越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

擊淮南 兵大破之 擒其將三十余人 吳越兵內外合

卒於中 推之 使其前 以攻城 兵 五月 梁殺其佑國節度

使王重師夷其族 王重師鎮長安 數年 梁主怒其貢

與鄰通 賜劉守光 執其兄 守文 進攻滄州 劉守

重賂招契 川立 於陣前 泣謂其眾曰 勿殺吾弟 守光將元

敗守文 單馬 立於陣前 泣謂其眾曰 勿殺吾弟 守光將元

行欽識之 直前 擒之 滄德 兵皆潰 守文子延祚 為帥 乘勝進

攻滄州 滄州 判官 呂充孫 鶴推守文 子延祚 為帥 乘勝進

守六月 梁劉知俊 叛奔岐 知俊功甚 內不自安 及王重

師誦益懼 梁主急徵 知俊 欲以死 為河東 遂以同營 都統 知俊弟

知泆密使 人語 遣近 臣諭 知俊 曰 朕待卿 甚厚 何忽相 負對

師厚進 遂克 潼關 東獲 知俊 舉族 奔岐 岐使 為前導 關吏 納之 鄴兵

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淮南盡取江西地 秋七月

集覽 洞

危全諷帥無信表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宇兵繞千人度
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調問之
象温潭不於蘇州可求無功稱疾不出乃求輕耳今內
安本以問將於蘇州可求無功稱疾不出乃求輕耳今內
無置蘇州之役敵不許之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取高安也吾乃敗全調曰賊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兵乘其銳而觀形勢全調曰賊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若乘其銳而觀形勢全調曰賊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先使贏兵嘗敵全調曰賊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全使贏兵嘗敵全調曰賊必還乃疾為全調聲或曰非願
刺史陶雅遣兵襲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刺史危全
奔吳越吳越以吉州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刺史危全
史靈光調以州附淮南節度使更其姓曰元氏危州刺史

冬十月蜀行永昌曆十一月岐遣

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

靈州以魏劉知俊使白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路遣使
告急于梁梁主遣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寧街二州救慶州南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

王宗弁罷檢校太保不謂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
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
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年晉岐是歲淮南節度使吳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劉守光克

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給軍食正月劉延祚力
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浴輔其子繼威鎮滄州
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
日此吾弟也勿妄殺遂免琦感家門珍滅力學自立晉王
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珍滅力學自立晉王
聞其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珍滅力學自立晉王
殺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隆演嗣吳王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
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梁宋州獻瑞麥

瑞今節度使為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
州今節度使為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
瑞今節度使為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
瑞今節度使為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

以惠王之友 梁賊寇彥卿為遊擊將軍

命以私財遺死諸家以贖乘御史司憲崔梁主以彥卿有功

法主欲以命過失論折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請論如

一不得歸罪從者不關而故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賞萬

傷我當發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六月梁匡國軍節度使馮行襲卒

皆秦宗權餘黨梁主深以為憂命崇鳳院在學士李與馮

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

乃即則內宣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疑曰東首加朝服禮也

謝遂解印授與使代掌軍府行襲卒以挺權知匡國留後

將軍 始開府以弟實存為相 秋七月岐晉合兵攻

梁夏州梁遣兵拒却之

德威將兵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

三原遣李遇邀其歸路岐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

莫重於梁次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

之請為之遣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

耶不熱則持 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唐廣杭州城

盛於東南 冬十一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為王

梁左金吾

彥卿入朝

以彥卿有功

請論如

死

從

過

萬

五

上欄外天津橋

外

下

者賞

萬

一

等

不

幾

隱

外而

死彥

卿自

首梁

主以

彥卿

有功

請

論

如

死

從

過

萬

一

等

不

幾

隱

能代

之

梁

賊

寇

彥

卿

為

遊

擊

將

軍

梁

左

金

吾

十

六

將

昏其交深矣此必許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乎
在唐猶或臣或此必許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乎
顯晉姻我趙若疑而欲使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德威將兵
出趙人乞師此天膠固欲成王之志非功盡吞河朔不日何故對曰謂
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欲成王之志非功盡吞河朔不日何故對曰謂
出師但恐晉人之先我力破守梁則鎮定皆斂衽而朝矣不與梁
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命王景仁等為出擊之
除移鎮定除天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為出擊之
定府是定州本漢中而移徙中山也鎮州本漢常山郡今真
兵屯守是定州本漢中而移徙中山也鎮州本漢常山郡今真
州俱在河北東路先我漢博陵郡黃即禹貞冀州也二十

二月梁定律令格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皇

救之次于高邑

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軍下王處直遣將
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然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
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道軍距
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營馳射且
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挑戰梁營
詭之深將韓勛等將步騎追之錯青解華光彰耀晉人

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
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且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余擊其西端獲百余人且戰且
却曰吾孤軍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
王曰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
按兵所持者騎也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
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
悅退所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
而輕敵不量我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大王
若造橋以薄歸則我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日破之必
矣承業入襄帳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日破之必
其言不可忽也王浮橋然與曰予安寢時邪德威曰兵有
之曰景仁可造也王浮橋然與曰予安寢時邪德威曰兵有
保高邑胡氏曰造也王浮橋然與曰予安寢時邪德威曰兵有
而資性如子莫言之能改心不日乃能統大眾智不擊之
良將故君子有言必心不日乃能統大眾智不擊之
大事晉王鑿智自必心不日乃能統大眾智不擊之
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歎
死在梁主瑱貞明四年威敗

集覽

年薄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

崇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蜀絕矜嗜酒蜀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

為采訪使

守光為尚父梁亦以

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何

帝未見其可大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何

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為已為尚

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代之諷鎮定求為已為尚

嗣昭振武周德威不寤益驕表度使共奉冊推

尚書令尚父守光威不寤益驕表度使共奉冊推

陸下厚恩未之收受不寤益驕表度使共奉冊推

使冊命之守光亦知其狂愚乃授臣河北都王等

之冊命之守光亦知其狂愚乃授臣河北都王等

郊天改元者何得無郊天改元者何得無郊天改

具十萬直作儀械擊梁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尚父注見唐肅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

宗奭第

宗奭即全義也梁改其不勝憤取欲其第亂其

止之日若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木屑以

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揚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

鎔父友也事之甚恭謂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

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

憂鎔奉危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

子昭詢由是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

趙之交遂固壽禮器也受四升灌夫考與趙王鎔會

壽注危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灌夫考與趙王鎔會

傳起為壽注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考與趙王鎔會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

守光將佐多竊議

以破鶴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

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之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噉而

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

將擊蜀蜀將王宗

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之集覽斧質注見秦二岐王

敗奔安遠軍知九月梁主如相州

俊繼宗追圍之晉軍已出井陘處命輩北趣邢洛晝夜倍道兼

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奔至

坐刑官爵集覽也蕭索貌

使于燕集覽冬十月晉遣李承勳

原少尹李承勳往用勳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

乎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

則用以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胡氏曰晉諸將請尊劉守

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不若晉王欲伐之為正也

倫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

之用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

也湯居臺以葛為鄰葛們於而不死湯先助之故孟孟子曰

進軍至魏縣或告去沙陀至矣士卒懼多逃亡嚴刑不

能禁既而復告云無成上始定梁主以夾寨柏柳屢失

利故力疾比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

往以懷州刺史段明遠妹為美人明遠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

饋獻豐備梁主除至洛陽疾復作幽州參軍馮道奔

晉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蜀主自

將擊岐兵大破之蜀王宗弼王宗播再敗岐兵蜀主

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

李廷志等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

破之岐王左右護劉知俊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州劉

壯士窮來歸我不且以讒廢之知俊舉族居于秦州劉

甲

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

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岩會于易水攻燕祁滿開下之

圍涿州刺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

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即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

耶守奇免胃勞之知溫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諸諸晉

刺守奇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

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揚五
以獻揚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軍騎逐之捨及德威皆擒
側身避之奮過反擊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欽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
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
使徐溫怒曰君言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
反制再置使數遇不朝之罪遣柴再反邪溫怒以王檀為宣
州代再用攻之遇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溫執之至
城下示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其族於溫執之至
畏溫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知能安齊知誥事溫甚謹
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事知誥獨用廉吏修
明政教詔延四方之士為推官與別士宋齊紅獨用廉吏修
主謀義以牙吏為腹心

六月梁郢王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其母皇州營也為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

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疾甚命王氏美尤寵
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與友文不睦友文曰汝何能自立
文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與友文不睦友文曰汝何能自立
國實付王急計懷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婦相與左右
說之曰事急友珪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與合謀以
為情告刺史友珪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與合謀以
以兵從友珪賊萬恨不早殺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命
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命
珪曰老賊萬恨不早殺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梁主命
敗友文之座於寢殿遣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
殺友文矯詔誅之於寢殿遣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
珪以軍國之務韓勳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
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胡氏曰朱溫雖篡逆無道若其用
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未路平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
溫本羣盜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曰鋒勢自銷與敵厲之智浸
殖乎貨財沈溺乎有女精銳之鋒勢自銷與敵厲之智浸
以昏昧何老賊萬恨不斬汝萬段即此

集覽

老賊萬恨不斬汝萬段即此

梁忠武軍

亂殺節度使韓建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揚師厚軍於魏州
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

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揚師厚軍於魏州

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引兵入

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元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戮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先殺妻次殺已廷誅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延誦均王王曰大殺已廷誅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延誦又追發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鏗於大鄴王遣使招撫朱厚謙友謙復稱藩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
山北兵以應契丹八軍皆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源引兵攻行珪亦降嗣源使弟行周資晉軍以攻其城源行珪爲力屈行珪亦降嗣源使弟行周資晉軍以攻其城源將牙兵以代州刺史行周資晉軍以攻其城源善戰爲子及從長以勇健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假子從何爲子以從刺史行周資晉軍以攻其城源營州和語甚甲京德威通州南門劉守光遣使致書請也

夏四月五日師逼幽州拔平
趙師厚與劉守光將兵十萬大破梁擊趙以

救燕晉分兵拒之

騎將李紹衡會趙將趙師厚與劉守光將兵十萬大破梁擊趙以

議大夫

王德明同拒梁軍趙將趙師厚與劉守光將兵十萬大破梁擊趙以

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爲諫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蜀主殺其太子元膺



浪反

晉日克瀛莫州

梁賜高季昌爵

渤海王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為攻守

冬十月蜀立宗衍為太子蜀王宗嚴類已信王宗傑才

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唐

文宗受皆署名蜀主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徐賢妃有寵使唐

旨宗衍受皆署名蜀主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徐賢妃有寵使唐

有宗衍受皆署名蜀主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徐賢妃有寵使唐

使就疑常遣老與子蜀立宗衍為太子十一月晉王入幽

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盧龍巡屬皆入于晉守先

信不救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

德威曰侯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入幽

復唐祚公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與

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王所裁王閔之與折向公

將何如守光曰但出相見保無亡也先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矢為誓曰守光曰但出相見保無亡也先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贊成守光曰但出相見保無亡也先守光愛將李小喜多

守光且言城中力竭晉王入幽州諸軍四面攻城為盧龍之擒

晉軍本為振武節度使王光將州皆奔滄州德威為盧龍之擒

趙王鎔迎集覽泥首以物蒙其頭如刑人之狀也荷校荷

誦于路此怪也何校滅地名在幽州境十二月梁遣

晉恭帝元熙二年何校滅地名在幽州境十二月梁遣

兵侵吳吳人擊敗之吳萬餘人侵壽州徐深朱瑄使將

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微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深可以進

矣吳躍馬還關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深以分麾

戊申

其淵及梁兵天祐五年梁乾

深淵及梁兵天祐五年梁乾

化四年吳稱唐兵天祐五年梁乾

晉四年吳稱唐兵天祐五年梁乾

臺或說趙王勳樂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

光伏誅

大朝王自臨斬劉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

李小喜也

先斬劉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

王怒其無禮

先斬劉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

然後斬之

先斬劉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

臺或說趙王勳樂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

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然後受之始與王處直各行

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與王處直各行

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高季昌以夔州置行

夏四月楚人襲吳黃州克之楚將岳州刺史許昌遣

五月梁朔方節度使

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秋七月晉伐梁邢州

不克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

却八月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秋七月晉伐梁邢州

十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南詔寇蜀州蜀

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

冬

長城關

晉岐吳備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春二月梁分天雄為

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魏梁天雄

揚師厚矜功恃衆擅割財賦置銀檢校效節都數千人欲以

復故時牙兵之盛眾主帥外加尊禮為唐腹心之及卒租庸

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及卒租庸

計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臣等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

主以衛州州隸以馬不為張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

於相州州隸以馬不為張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

名實張形勢以人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

於朝晉王得書命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恒水

盡又腹背晉有備道兵在後何懼將清鄒力戰諭之曰今深不...
以死報君親士門眾泣而止周德威聞於宗上馬自幾可免不...
臨清有蓄積欲士之使言晉王營軍已據臨清矣南宮擄其...
郵營而過入臨清而守之軍營西三邑德威清矣南宮擄其...
晉王愛高行欽擊而守之軍營西三邑德威清矣南宮擄其...
復也養壯士亦重於王耳行周事以官祿名曰李紹...
王也代養壯士亦重於王耳行周事以官祿名曰李紹...
獲鹿縣常山城上女弟王門昌注見高祖天也乃止...
清鹿縣常山城上女弟王門昌注見高祖天也乃止...
年貞州冀州清河郡漢相東昌注見高祖天也乃止...
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州○梁劉鄩攻...
鎮定管管師擊敗之○不給晉人戰挑戰主郭...
尚詔漢郭鄩表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諷為勅敵未易輕也...
尚詔漢郭鄩表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諷為勅敵未易輕也...

泉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可預度今敵尚與少年新進...
所親曰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郭默然不悅退謂...
千餘人薄鎮定營營中驚擾晉人逐之俘斬以騎兵二後數日...
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都指徐溫為諸軍...
軍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
伏誅梁主德妃張氏卒將葬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
手刃之捕友敬誅之由是融咸居近職參預議及妃兄弟...
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議及妃兄弟...
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勢不用振每無疾不預事政事日素...
李振之為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無疾不預事政事日素...
於至十一月蜀遣兵攻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
劉知俊奔蜀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秦州宗翰等敗李...
繼崇道子迎降劉知俊攻霍彦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親軍斬...
州降蜀軍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節度使李...
攻鳳州克之維岐耀鼎二州降梁彦韜知岐節度使李...

舉復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溫韜廣州始與梁絕
越王鏐為國而昭圖官任如故天子安能拂航萬里遠事偽
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能拂航萬里遠事偽
庭乎由是
貢使遂絕
晉蜀通正元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
年蜀通正元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

愚為左拾遺
拜之愚獨長揖梁院主學士李愚李行諒貴重李振等見皆
家臣乎對曰王無陛下素不敢妄
有臣屈父於王無陛下素不敢妄
誅徐知訓不克而死
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庫兵計徐知訓將出
止衆猶疑懼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庫兵計徐知訓將出
外朱瑾自開州至視之曰不寢府中稍安謙等陳干知訓乃
徐知訓不克而死
外朱瑾自開州至視之曰不寢府中稍安謙等陳干知訓乃
徐知訓不克而死
外朱瑾自開州至視之曰不寢府中稍安謙等陳干知訓乃

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
馬謙等起兵
馬謙等起兵
馬謙等起兵

州晉王擊敗之
州晉王擊敗之
州晉王擊敗之
州晉王擊敗之

金全擊却之
金全擊却之
金全擊却之
金全擊却之

晉王克衛磁州
晉王克衛磁州
晉王克衛磁州
晉王克衛磁州

遣劉鄩屯黎陽○夏四月晉人克洛州○梁成

卒作亂攻官門討平之○劉鄩既敗河

梁主遣捉生都指揮使李勣帥所部千

人戌楊劉既出復

入大謙繼掠攻建國門梁主登樓拒

戰龍指使杜晏

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我而賊

潰晏球討亂者闔營皆焚之

秋七月梁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遣判官皮光業間道入貢深以名器假

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且過以賜兵越

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

八月晉拔相邢一州

丹寇晉陷蔚州

王還晉陽

晉拔滄州

岐圍鳳翔

州○十二月楚王遣使如晉

州刺史

契丹稱帝改元

百官

常

與不

○梁成

○劉鄩

○李勣

○杜晏

○王鏐

○皮光業

○邢一

○蔚州

○晉陽

○滄州

○鳳翔

○楚王

○州刺史

○契丹

○百官

○常

○與不

○語

○屈

○比

○今

○賢

○為

幽州夏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幽州盧文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李嗣源

李存審聞之勸王復何憂哉存審曰德威請身為之臣

命嗣源將兵先言是也即命治兵五月吳徐溫徙

治昇州繁富潤州馬陳彦謙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

知昇州溫從之從知州潤州馬陳彦謙舍甚盛徐溫行部愛其

彥謙為判官宋齊兵知日二郎驕團練使知溫求宣州去廣

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矣嗣源曰吾多步若平原相

擊契丹敗之幽州圍解矣嗣源曰吾多步若平原相

東山源與從珂將三千契胡諸曰汝其前將六十里與契丹

以命我將百萬免直抵西按滅汝種族因驛馬奮擄三入

其命我將百萬免直抵西按滅汝種族因驛馬奮擄三入

命我將百萬免直抵西按滅汝種族因驛馬奮擄三入

而進之存審命步弩射之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

平州歲入北邊殺掠吏契丹乃以盧文陳起乘之契丹大敗

日原郭璞注可種穀給食也鹿冬十月梁以吳越王

鏐為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

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勤課農桑畜積金谷收市

承業俸祿此錢大積帶馬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取君錢謂曰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契丹圍

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教使耳非為子孫計惜不此
庫錢所語以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榮索承承業起不
王財盡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榮索承承業起不
王物死於王恐印頭謝承業未幾承制授承特進其過承業不
入官王俱至承業使謝承業未幾承制授承特進其過承業不
左王上將承業使謝承業未幾承制授承特進其過承業不
嗜酒輕傲王殺之承業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請為大王殺之承業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之胡氏曰承業起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免以胡氏曰承業起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可公也願不待承業起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禮公也願不待承業起賀曰王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盧
也使中常侍皆欲使分過終不行法不寬貴戚不與職也及
有起高石顯張譙之禍烏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為私
也私高石顯張譙之禍烏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為私
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王也承如魏州水不
招討使劉知俊

功唐文表數毀之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晉王
老矣知後非余輩所能馭也乃誣以謀叛斬之

襲梁楊劉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

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成楊劉拔之緣河數十里
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以進攻揚劉拔之緣河數十里
趙巖言曰陛下禮敬以謙尚未南鄰議者以為無異蒞
請幸西都行郊禮必宜輕賞侯北虛名而受實弊也且聽
敵近今在河上禮車服飾宮闕侯北虛名而受實弊也且聽
遂如洛陽大梁拒服水宮闕侯北虛名而受實弊也且聽
軍已入大梁拒服水宮闕侯北虛名而受實弊也且聽

集覽

戊寅年 蜀吳稱唐天祐十五年 梁貞明四年 春正月晉師

掠梁濮鄆而還

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
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使賀瑒輩不然而望攘寇非
下儒雅守文宴安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而望攘寇非
臣所知也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而望攘寇非
張之徒言翔怨集覽 秦誓中播棄鞶音私力也疏奏趙
望梁主遂不用集覽 秦誓中播棄鞶音私力也疏奏趙

老趙張之徒謂趙巖及張妃蜀信王宗傑卒

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雖擊捷略

夏六月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政公請為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是事子臣政公請為蜀主建祖太子宗衍立

徐知訓而自殺

不得怒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倉鸞又嘗與王

禮於徐知訓獨季弟乞謙以兄禮事之知訓嘗召兄弟飲

伏甲欲殺之知訓怒曰乞謙足不誥平知訓愈謹置酒

除害王懼走入內曰其首自為之府知訓示吳王曰僕已為大

立策即日齊兵討之軍自溫乃以知訓在潤州聞難用宋

然後也公羊通謀皆殺之而彈之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

四寨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

而進步水攻之稍却引親軍先涉梁兵大敗河水為赤

蜀賊張格為維州司戶秋七月蜀以

王宗弼為鉅鹿王

宋光宗通敏善希合蜀

副使輔政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

王宗弼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
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

主寵任之蜀由是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
溫怒稍解責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誥推潤州團練爭溫
謙御衆以寬約身於知誥為行軍副使知誥推潤州團練爭溫
悅服以宋齊立納規諫除先為是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歸心宿將
重物輕民其苦未也請端以如口錢餘稅悉輸谷帛紬綸錢
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端以如口錢餘稅悉輸谷帛紬綸錢
直千錢者當稅而國富者曰邪知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
益關桑民富而國富者曰邪知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
知獨置夜引其以水亭昇語常夜分或居高堂悉去
障獨置夜引其以水亭昇語常夜分或居高堂悉去
是城去之故其謀人莫得而也
曰少間願有復也則注曲禮上侍坐於君若十一年屏語
晉王太舉伐梁

晉王太舉伐梁

晉王太舉伐梁

會之并河東魏北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追敵營
謝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氣直皆
遣使致書曰元元使肥者曰定天於王本朝中王鎔及王氣直皆
輕如致此王笑謂使肥者曰定天於王本朝中王鎔及王氣直皆
但當為居惟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中王鎔及王氣直皆
三當為居惟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之職中王鎔及王氣直皆
還它日同存審王不數十策重王力戰以備得百始以深營謝
代精甲五千圍王不數十策重王力戰以備得百始以深營謝
為則非也天曰有勳乎定宴安是也漢高宗無由定天
取未非也天曰有勳乎定宴安是也漢高宗無由定天
戰宜勝攻取隨仁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監焉成難壤易不
亦宜勝攻取隨仁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監焉成難壤易不
軍使

軍使

軍使

晉

晉

等為將軍

等為將軍

營書所宜為也

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問冬十一月越改國

號漢○吳取虔州

守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

譚全播取贛路而還徐溫大信子英彦不能下信使人

反也汝可以此父據上與父同反又使指在外重圍既解相

俱日全播守卒皆往必皆逃遁全播始至虔郡東晉置郡

實而信大懼引兵再往擊虔州先鋒立南康郡廢郡為虔州

奔之信大懼引兵再往擊虔州先鋒立南康郡廢郡為虔州

追執之集覽虔州漢之二水之閭今城是也隋廢郡為虔州

注詳見周顯王四十一之後宋高宗上游注見漢元劉邦元

虔即今之贛也

要嬰以兵里大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戰于胡柳

要嬰以兵里大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戰于胡柳

軍田溫裕之密謀叛之於梁溫裕亦騎將之殺之及別將孟審登疾

矣軍直欲指其國都彼魚肉亡無日矣動幸而一軍尚全輕行

利矣未見其禍不從毀營而入進梁周德威十萬軍亦棄營而

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有至矣周德威入敵境動須道而來未

輕發此去大梁已固守備兵有念既入敵境動須道而來未

制之恐難得志王宜近梁兵勿戰德威請以騎擾之不

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推兵未出德威不疲之可一舉滅之使

日公何怯也即親軍先出德威不疲之可一舉滅之使

吾無死所矣賀曠結陳而梁軍數十里王帥銀槍都子日

其陳衝盪擊斬重望見十餘里梁軍數十里王帥銀槍都子日

憂亂德威不制父子皆戰死梁軍入都集州陳幽州兵亦

晉先謂將士曰今日中軍復振步者勝吾與山集勢甚盛晉王

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梁騎兵已為諸軍未盡集

書

